Blindspot Gallery

戰勝時間

Caroline Ha Thuc

「攝影機械化地重現現實存在中永不可能再存在的東西 。」羅蘭・巴特

藉著從大眾媒介及文獻中收集舊有圖像，黃志恆與梁志和一絲不苟地嘗試戰勝時間，企圖從過去的影像中使一些無名無姓的男女復活。這些被他們認為遺失於茫茫歷史大海中沒有身份的人，透過重新創造的生命及處境被再次帶回現在的時空並得到關注。然後，兩位藝術家借用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死者復歸」的概念——每一張照片都不停地重現不可能重複發生的過去——藉由再度拍攝這些人物，重建了他們的身份，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描摹出一條想像與假設的線。

2010年，他們於日本參與多摩川藝術線路項目的社區藝術創作。當時，他們在大田區買了一本舊照片集，並開始細心地觀看這些舊照片。他們碰巧經過相片中出現過的地方，於是決定為照片重拍一個當代版本，並由藝術家黃志恆本人扮演路人。是次經驗為他們的創作打開了一條通道，他們發現攝影媒介讓他們得以與舊事、未知，甚至已死的人聯繫。從此，他們開始從舊雜誌、資料庫、遊客紀念冊和舊報紙上搜集照片，收集行為亦從此成為了他們現在生活習慣的一部份。

藉著這些材料的收集，《遺失博物館》在2013年誕生——一個持續進行、不斷累積，及可能繼續發展的藝術計劃。「博物館」一詞透露了他們將會研究並以展覽及出版的方式展示這些實物的願想。我們平常從海量的影像中閱讀時慣於留意當中的資訊而忽略了影像中的元素，《遺失博物館》為觀者從日常的影像轟炸中提供了全新的閱讀圖像的角度。

進入這所博物館有如進入了藝術家的世界，它為我們提供了解他們創作過程的鑰匙。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的眼睛看到他們如何每天細心檢閱新聞中的日常影像，並從一個全球性的、實據性的和資料性的環境下抽取出這些人物。比起檔案管理員或歷史學家，他們更像偵探和考古學家。

所有這些影像的共通之處是它們包含了在拍攝特定事件時而被意外拍下為背景的無名氏，他們均是身份無法被辨認的人物。兩位藝術家通常挑選一個較為突出的人物，可能因為此人物是一個孤立的主體，及／或者他的姿態獨特，而同時與他所屬的相片脈絡有強烈對比。有些照片會待上超過一年才被藝術家決定是否使用，同時他們也會因為個人喜好和非理性的選擇標準而辯論。最能挑起他們的好奇心或情緒的是這些過客將永遠不再被任何人辨認，他們的身份將永遠被隱沒。這些過客的出現只因偶然遇上媒體的報導，而非自願地成為歷史的一部份。對於藝術家來說，他們都是遺失了的，而這空缺感令藝術家意欲嘗試修補。

究竟這位在中國末代皇帝溥儀身後打乒乓球的人是誰？這位在敘利亞的示威者站在馬路中心在做甚麼？

在影像泛濫的世界中，我們不會花時間認真地觀看每張影像。我們只會從中捕捉我們想要的資訊，隨即便忘記看過的是甚麼。兩位藝術家卻在收集及詮釋影像的過程中，力圖超越表面的資訊並以不同的角度閱讀它們。每當他們選取了一個人物，便

開始為那位無名氏想像出他／她的生活，也會試圖了解這個人物在照片拍下的當刻正在做甚麼。所以，他們利用擺拍攝影作為調查的工具，在重演無名氏的過程中把角色具體化。例如梁氏演繹一名剛踏進2012年總統選舉投票區的法國選民；黃氏又將50年代東京大田區的日本家庭主婦轉世至相片之中。

重演這些角色帶有表演成份，因為藝術家需要把被選中的無名氏的姿態完全複製。然而，他們不只是採用無名氏的外觀身份，他們正複製一個不曾存在的角色，這個角色可被他們更新和再造，因為它不曾也將永不被記錄下來。他們從外觀形態上著手，試圖從自己體內感受角色的脈搏，再將每個動作解構以了解其邏輯。這個過程技術複雜，他們要擺出不平衡的姿態和做出奇異的動作。擺出靜止的動作可用上數小時，而舊照片現場的事件卻發生在瞬息之間。藝術家不只在將時間重播，更將之延長。

藝術家打開的對話似乎只是徒勞的單向談話。他們嘗試連繫這些被遺失的人物，卻不期望得到任何回覆，猶如在無際的空間中呼喚對方的名字，卻永遠沒有相見的機會。兩位藝術家的創作，就是為觀者提供同樣的背影，同樣隱藏、不被看見的臉孔，重複著這不可能的對話，猶如歷史一樣，總是靜悄悄地離我們遠去。

所有這些無名無姓的人物都由別個維度空間而來——一個遺失時間和地方的維度空間。這是一個純粹的想像活動，但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重新找回他們的身份，所以他們再次被遺失。縱然透過攝影重現，人物卻繼續隱藏自我：我們不能從影像中抽取人物的身份。藝術家能恢復的只是他們透過想像所詮釋對一個身份的自我投射。

歷史的洞，是藝術家所不能填補的。

對於觀者，這些影像矛盾地帶有具說服力的真實感，同時卻又奇怪地人工化。它是純粹虛構但又被事實啓發，所以整個作品都處於紀實與虛構之間的邊緣。怪異的靜止感瀰漫於肖像中，例如人像在不確定的背景中浮起，與任何環境隔絕。這樣的手法是為了抑制這些被遺失的人物再次被賦予生命的假象。藝術家為相片構造出差不多有如無菌的環境，單色的空洞背景完全無法被辨認。人物變得非人化，更加虛擬，就像半死半活。人物上精準的擺拍與詭異和不確定的背景形成尖銳的對比。強烈的缺席感自人物深處而發，令他們看上來更加迷失。有些肖像因當中的人物的神秘莫測看上去較傷感，有的則感覺古怪或甚至漫畫化。《往上跳的藍衣少女》看似跳起來去捕捉時間，以繼續存在。很多被挑選出來的個體都在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感覺悲哀又詩意。

同時，這輯作品意味著存檔與歷史的棘手問題。藝術家以虛構的反射去探究歷史，並將過去的人、事、物昇華。對他們來說，所有過去的都會創造歷史，而歷史的獨一性明顯是虛構的，甚至是一個謊言。

歷史總是將焦點放在重要的政治或公眾人物上，它建基於將不乎合其線性敍事的事實和人物的消弭。路過的人在這過程中沒有地位，但他們也是歷史的一部份，因為歷史是由眾多的主觀歷史共構而成。藝術家的創作過程正在消滅這種階級制度和分類方式，並突顯路過的無命氏的角色和地位。矛盾地，當藝術家肯定這些路過的而不能被辨認的公民的重要性，他們嘗試把這些人物從其所屬的場景中移走，以改寫

歷史並挑戰歷史的正當性。他們從已存檔和被吞併的歷史轉身而去，在別處尋找另外的真實，不論主觀與否，至少這是他們可相信的真實。

當被藝術家選中並進行重拍，這些存在於群體中的人物失去了其政治和社會的特徵，變回單純的個體。他們離開充滿隱喻的範圍，重回一個人性和微不足道的維度空間。他們逃離了歷史，儘管那只是短暫的一剎。

在攝影中，主體人物被偶發事件所規限，兩者不能分割。藝術家的創作過程因此可被視為一次對主體和所指（referent）分割的嘗試，意圖將人物從歷史脈絡的困局中釋放。但因為人物的衣著、髮型甚至姿態，即使在孤立和再詮釋的情況下，人物繼續與其所屬的時代相連。因此這次解放行動註定失敗。人們不能單靠自己或只為自己而生，而與外間事物分離。絕對的自由與自主是一個不可能的夢。

我們從這些“懸浮”的人像照中強烈感覺到這個不可能性依然被困於主體性和停頓的時間之中，他們註定永遠在此流浪，儘管藝術家已盡力把他們救出。

整個系列探討攝影作為複製、重述及挪用真實與過去材料的媒介的本質問題。這是一個過程，去填補兩段時間的空隙，和連接現在與過去、真實與虛構。這種接續性，儘管不確定而脆弱，反映了藝術家對時間的概念——他們可能在對抗一種普遍的失憶，並將時間視為一個過程，一種過渡。這種在時間與真實邊緣定向的原則，是有關建構記憶，更甚至關於人在影像和資訊泛濫的世界中對身份的尋找。我們每個人都可成為被藝術家搜集的存檔資料——我們正每日參與的，不自願地成為的歷史的一部份。我們每個都可成為影像大海中的被遺失的人物，迷失於不能掌握的真實和不斷操弄著我們社會的曲解之間。